

■人与自然

采茶云雾间

□ 吴又洛

每年开春,我都会开车到信阳去采毛尖,作为一年的饮用。我不喜欢喝浓茶,所以对信阳毛尖一见钟情,再加上中国十大名茶的产地,离家乡最近的就是信阳,这就更让我与信阳毛尖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茶圣陆羽说,茶是南方的佳木。这话没错,茶是山岳的精灵,要生长在名山大川,风景秀美的地方。信阳有河南最美丽的山水,长出河南最好的茶自然是不足为奇了。中国的春天是从南到北,慢慢到来的,春刚刚到信阳的时候,整个中原大地还被冬天笼罩。春天也是从树梢,从草尖一点一点绿起来的。万木尚未被完全唤醒的时候,茶树已经吐出了新芽。毛尖带着初生的青涩和懵懂,披着高山的云雾和霞光,来到了尘世之中。它是那么的青嫩,连颜色都尚且淡淡,它又是那么的娇柔,叶片上还带着细细的茶绒。它娇羞的挺立在茶树之上,远离尘土与泥泽,悄无声息地承接晨露与阳光的滋养。这样的茶天生带着自然的灵性,品相干净,香味清新,入口鲜醇。

一杯春露,最适合这样的自然精灵,淮河广阔而清澈,都是沏茶的上佳之选。我常常在青山之上,茶垄之间,采茶的间隙,忍不住就会向茶农讨要一杯清茶。嘬上一口,临风而立,远山近处,到处都是翠绿翠绿的茶树,天地之间都觉得升腾着一股清气。云雾不知从何处升起,布谷鸟也不知从哪里飞来,时间像是调慢了脚步,让人仿佛回到了陶渊明、苏轼的时代。人回归到了自然,以平等的身份和心态来对待外在,内心的浮躁与狂妄,随着绿色的山风,白色的雾气一并散去。

采茶是一种高级的享受,这种享受并不在于采摘的多少,而在于采茶的过程和心境。大别山不算是什么名山大川,但干净清秀倒是实至名归。清明谷雨之前的群山,到处都是清新脱俗的味道,换上休闲装,忘掉烦心事,最适合到这里亲近自然。这是一个绿色的世界,当你认真采摘茶芽的时候,就会发现“悠然见南山”的快乐。当你细数群山,将要发生感慨的时刻,一阵裹着茶香的清风,让你瞬间领会“欲辨已忘言”的境界。

溱河区是信阳毛尖的主产区,与在山中采茶相比,在南湾湖畔采茶是别有风味的体验。浩渺阔大的水面,错落有致的岛屿,本身就是一幅天然的山水画。茶山在水边,茶庐在水边,种茶人家也在水边。暮色时分,带着一箩箩新采的嫩叶,从茶山上下来,在湖边的亭子上点上一条南湖的鱼,配上几个信阳菜,最重要的是湖上一杯信阳茶,结束一天的采茶时光,畅享属于夜色的优雅和静谧。

采茶对于外人来讲是体验,对于茶农来讲却是生活。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是茶农培育了信阳毛尖,同样,信阳毛尖也养育了这一方的种茶人。虽然是中国名茶,但朴实的信阳人只是将它视为一种饮品,从来没有想过要去过分商业运作和哄抬炒作,只是想好好养茶,认真烘焙,做出最好的茶叶。毛尖也如信阳人一样朴实,无论从名字还是从包装,都透着浓浓的乡情。你很难想到,在你开车经过溱河区的路上,老乡热情邀请你品尝的那杯茶,竟然是和贵州茅台一起,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同获金质奖。

采莲有趣,采茶有趣,在云雾中采茶更有趣。

■口颐之福

炒煮新秋

□ 江旺明

立秋后,农人急于品尝到秋天的果实,开始炒秋和煮秋。炒花生。花生晒了几场太阳后,抓上一把,放在耳边一摇,发出阵阵响声。此花生入炒锅最佳。于是将花生铲起,用筛子筛去沙尘,用簸箕筛去秕壳。之后,先将准备的炒砂倒进锅里炒热,再将花生倒入锅内随砂一起翻炒。白白的花生在黝黑的砂里不住地躁动。花生渐渐变黄,锅里腾起缕缕烟雾,便从锅里拈起一个花生,剥开外壳,将仁一捻,仁仁便脱去红衣,露出白胖的躯体。花生便炒熟了。此时立刻将花生随同炒砂一起铲起。如此吃花生,香脆可口,回味无穷。

炒瓜子。从瓜瓢里滤出瓜子,将其洗净,晒上两场太阳,拈一颗放进嘴里一嗑,瓜子壳一打两开,瓜子方可下锅。炒瓜子不用炒砂,但需用温火。锅烧红之后,倒入瓜子,迅速退锅,让火苗变得温顺。瓜子在锅里不住翻动,渐渐变黄,叭叭作响,像放鞭炮似的。此时,便将准备好的盐水洒在瓜子上,锅里冒着白烟,发出嗤嗤的响声。急速翻炒一小会,待瓜子炒干后即立刻铲起。尝此瓜子,咸淡适口,香味扑鼻,一嗑两开,胜于市场买来的瓜子。

炒板栗。板栗炒吃比生吃更有味道。炒前,准备细小的石子和较大的铁锅。炒时,先将石子倒入锅里,用猛火将其炒得发烫,然后,把晒干的板栗倒入锅内,随同石子一起翻炒。石子在锅里不停地溅起点点火星,有的板栗渐渐咧开了嘴,露出牙齿;有的板栗炸裂开了身壳,露出躯体。农人知板栗炒好了,便立即铲起。炒好的板栗,轻轻一剥,身壳便脱去,吃起来,粉白白的,味道绵长。

煮花生。花生是品尝新秋的主食,光炒吃不够,还要煮着吃。一个个花生壳上还沾有点点泥土,如同一只只地蚕刚从土里爬出。如此泥湿花生,用不着晾晒,可以煮熟吃。先让花生“洗澡”,冲洗干净之后,再放进铝锅里煮沸。水不宜过多,将花生淹没即可。水沸腾了,不住地顶起锅盖,如同蜈蚣不停张着嘴巴。“蜈蚣嘴巴”不断吐出带有花生香味的白雾。此时,便是花生煮熟了。立即捞起放进冷水浸泡一会儿,就可抓起来剥着吃。吃此水煮花生,嫩软喷香,余味绵长。农人将此叫“糍耙花生”。如果在锅里沸腾时加点食盐,“糍耙花生”味道更加可口。

煮菱角。八月菱角香。菱角生吃味道也不错。将其脱去酱红色外衣,露出白胖胖躯体,放进嘴里一咬,嫩脆脆,甜津津,如吃雪梨。但农人知道,煮熟的菱角味道更是不同凡响,营养成分更加丰富。一篮水淋淋的菱角,如一篮刚捞起的鲜活鱼。不用水洗,倒进锅里煮起来。不大会儿,旺旺的炉火将水烧开了,发出咕嘟咕嘟的沸腾声。水渐渐变浑,菱角身上的酱红色外衣渐渐褪色。此时,农人知道,菱角熟了,可吃了。

秋夜,蟋蟀在屋外奏响音乐,月亮在窗外露出笑脸。一家人围坐桌子,吃着味道可口“糍耙花生”或炒花生,品着粉糯的熟菱角和味道绵长的熟板栗,嗑着香脆脆的瓜子。边品边说,欢声不断,笑语飞扬。



爱读书的小姑娘。

苗青 摄

■扶贫故事

“狗不咬”干部

□ 薛培政

我们三人在李家峪驻村三年归来,除了皮肤变黑了,手变粗糙了,体重没增一斤,腰围没长一分,却多了一个头衔,你说叫个啥不好?偏偏就落了个“狗不咬”的绰号。猛一听,还以为是那道天津名吃呢。

那年三月,受局领导指派,我和张甲、赵乙作为驻村干部,坐着局里那辆老式越野车,沿着弯弯曲曲的山道,经过多半天的颠簸,来到李家峪时,竟让狂吠着的群狗拦在了村口。

幸而闻讯赶来的村支书马山将狗王“大黄”呵斥走,群狗才四处散去。我们大小也是城里来的干部,初来乍到,就让群狗来了个“下狗威”,心中好生郁闷。“对不起,真对不起,这些东西不懂事,让你们受惊了!”马山忙不迭地上前道歉。“没关系,没关系,权当是村里组织犬类仪仗队欢迎俺们哩!”爱开玩笑的张甲打趣道。“呵呵,也是,也是,狗这东西通人性,将来你们在俺村里住久了,保准会对你们亲着哩!”

其实,处在大山杳杳里的李家峪,是一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村子。兴许是为防野兽侵害禽畜,家家户户都养狗护院,群狗齐吠就成了山坳里的一道风景。

山区的夜晚一片静谧。一路劳乏的我们匆匆吃过晚饭后,顾不得洗漱,便倒在了床上。

夜半时分,不知村里谁家的狗惊叫了一声,接着一只、两只……此起彼伏、声声入耳的狗吠,让久坐机关,神经本来就衰弱的我们更是难以忍受,三人索性起床斗起了地主。

次日清晨,我们刚起床,就见狗王“大黄”领着它的麾下,探头探脑地在咱们住的院门前观望,试探性地观察着院内的动静。

也许是因为夜里被狗狂吠吵醒不满,也许是童真未眠,爱搞恶作剧的赵乙,像是要与这群不速之客开玩笑,猛地将门拉开,一个箭步跳到室外。

门外的那群狗,忽地一下子散去,有几条狗还边跑边回头狂叫,像是责备这“来犯者”不友好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们就像报纸上、电视里报道的驻村工作队那样接地气。起初,入户认家门时,我们走到哪家,哪家的狗就会到门口狂吠,尽管主人再三呵斥,可那狗却显得不依不饶,大有拒“敌”于家门外之势。

村支书马山感到难堪,便通知村民在天亮之后,务必用链子将狗拴住,以免影响工作队入户开展工作。

有道是“接地气,聚人气”。随着入户串巷多了,不仅乡亲们不再把我们当外人,每家每户的狗见了也不再生分,还像遇到熟人一样摇着尾巴打起了招呼。

渐渐地,我们对村里的狗,也不再感到那么厌烦,竟把晚间群狗齐吠当成了催眠曲。人狗和谐,日久生情。每到傍晚,狗王“大黄”会准时带着那群毛色混杂、大小不一的狗,到工作队住的院子里嬉闹,就像是到邻居家串门一样熟络。

生性活泼的赵乙又多了项任务,每次轮到他做饭,总忘不了炖排骨,好把吃剩的骨头逗狗。

一来二往,村里的那群狗,居然也把我们当成了朋友。我们每次下到修路或打井的工地时,那群狗就像保镖一样不离左右。

有时偶尔到市里开会或办事,几天不见,回到村里时,“大黄”准会带着它的麾下,到村口摇着尾巴上蹿下跳来迎接我们。

村里人说:这般“待遇”,再大的款爷掏钱也买不到。

每每见此,村支书马山就会笑着说“你看,俺村的狗都把你们当成自家人,往后还会亲着哩!”

一晃就到了驻村届满。市委组织部要对驻村工作进行考核了。对李家峪考核的这一组,带队领导是组织部的姜副部长。为此,局领导三番五次来电话交代:姜部长是一个台阶不落提拔起来的“老组织”,对基层工作了如指掌,各项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。

为了迎考,我带着两员干将挑灯夜战,连着熬了两个通宵,补齐了各种材料。

谁料考核组进村后,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听汇报、看登记,而是直奔工地看了即将完工的几个项目后,就让我们带路到老百姓家里走走。

刚走到靠近村边的张老家院外,院内就传来一阵狗叫声。柴门开了,躲在一旁的那条花狗一看来人,顿时停止了叫唤,还摇着尾巴,贴住我的裤脚哼哼唧唧地亲昵起来。

再往前走,就到了村民沈老憨家,卧在院旁槐树下那条大黑狗,警惕的毛发倒竖起来,看清来人后,居然忽的一下立起身,炫耀般地伸出两只前脚“作揖”,引来众人一片笑声。

当我们走出村民马二孬家时,他家的那条灰狗还摇着尾巴送了老远一程。

“看来村里的狗对你们还挺有感情呀。”姜副部长意味深长对我说道。我们禁不住嘿嘿一笑。

回到村委落座后,我正要展开汇报稿,姜副部长摆摆手笑道:不用了,该看的我们都看到了,你们这地气接得不错。我常说,驻村干部是否称职,既要看老百姓的脸色,听老百姓的口碑,也要看老百姓家狗的态度,像今天这样“百姓笑脸相迎,家狗摇尾相送”,就是对你们工作最有力的肯定。

后来,听说姜部长向市领导汇报时,就说了李家峪的看家狗见了驻村干部摇尾作揖的事。市领导笑了,还幽默地“封”了我们一个“狗不咬”干部的雅号……

■故园情思

父亲的白露

□ 王晓阳

父亲的白露充满了人间烟火味,也弥漫了诗情画意。

每到白露节,大地一片丰收景象。谷子黄了,棉花白了,枣儿红了,葡萄紫了,梨子熟了,风搬运着各种花香果香,深吸一口,心都醉了。这些站在田野上的庄稼,散落在村头路尾的果实,都赶着节气而来,满山遍野,感恩似的献出最美的结晶。

父亲行走在丰收的图画里,心中惦记着种萝卜。一大早就带着萝卜籽,扛着锄头,走向田地。秋冬两季,萝卜是餐桌上的主力军。父亲把种萝卜当做每年的一件大事,早早念叨着。父亲翻新了一大块田地,点穴,播种,培土,浇水,一道道工序,完整有序,忙得满头大汗。不过,对于常年劳作的父亲而言,这点累算不得什么。种完萝卜,父亲点上一根烟,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心里美滋滋的。他知道,这些种子睡在肥沃的土层里,等待着时节的召唤,便会破土而出,长出生活的希望。有时候,抽完烟,父亲兴之所至,哼起歌,在田地里转悠,仿佛凯旋归来的将军,眼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满足和快乐!

“白露秋分夜,一夜凉一夜。”“喝了白露水,蚊子闭了嘴。”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,白天与晚上的温差越来越大,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草木时,迅速凝结为细小的露珠,晶莹剔透,太阳光照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,所以被称为“白露”。此时秋高气爽,月色分明,是一年中昼夜温差最大的时候。父亲每到白露,总是提醒我,白露不露身。此时,他还会舀出半碗糯米酒,兑上半碗水,美滋滋品尝着农家的收获。这个习惯父亲一直保持着。我不解,父亲伸出宽大的手摸着我的额头,说“米酒醇厚香甜,可以温暖身子,白露喝最合适!”

空闲之际,父亲常常泡一杯清茶,捧一本书阅读。沐浴在书香中,父亲显得平静优雅。父亲对我说,白露是一个富有灵气的名字,也是秋天最美的时节,古今中外留下了大量的诗歌。其中他最喜欢的是《诗经》的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。他曾买了一本线装的《诗经》,常在农闲时阅读。岁月流逝,父亲老了,书页泛黄翻卷,满是手渍,斑驳得如他的沧桑面容。不过,这本同他一起老去的《诗经》一直陪伴着他,生动记载了父亲阅读的美好时光。父亲有时一边翻看,一边朗读,声情并茂,浅吟低唱,仿佛一位饱读诗书的秀才。我深受感染,对白露诗歌也是情有独钟。我知道,在平平仄仄的诗歌中,留下了父亲奋斗的痕迹,打开了父亲的诗和远方!

父亲眼里的白露是不一样的,“凉风至,白露降,寒蝉鸣”是一种;“谷至白露遍地黄”是一种;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也是一种。不论是那一种白露,都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,都是他心中最美的精神图腾!



邂逅篁岭。

徐曙光 摄

■诗词歌赋

与月亮有关的故事

□ 牛牧

一
桂花又一次开了
种花的人却去了南方
从童年走过来的月亮在树梢上
停留、发呆

二
左边是我,右边是你
月亮不将你我数落

你天生害羞
总是隔着月亮偷偷看我

我生性粗心
时常把你的目光当成月亮的怯懦

若干若干年后
月亮把你我的头发梳理成霜雪

终于有一天我读懂你的眼神
中间却隔着冷冷的月色……

■知识杂谈

台风为何多用女名?

□ 尹成荣

最近两场台风连续在东北登陆了,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很大的危害。在天气预报预报台风消息时,细心的人就会发现台风的名字大多以女性的名字为多,而且都非常动听,如“飞燕”“吉瑞琴”“米拉克”“蔷薇”等。在人们关注台风时也会被这些美丽的女性名字所吸引。按理说台风的粗暴、狂虐、冲击力和破坏力极其强大,和女性的温柔娴静背道而驰,气象台怎么会用女性的名字命名呢?说起来其中有个幽默风趣的小故事。

在很多年以前,有位叫迈克·艾宾的美国气象员,当时他驻扎在基维斯特。有一天,他观察气象时突然发现从古巴吹来一股强台风,于是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。上级让他详细描述台风的形状、强度等,以便做好预防工作。

迈克·艾宾是个风趣幽默的人,突然想起前几天他无意中把太太最喜欢的花瓶打碎了,尽管他一再解释不是故意的,而且不停地向太太赔礼道歉,而因花瓶是太太母亲留给她的遗物,她对花瓶感情非常深,所以无法原谅迈克·艾宾的过错,便涕泪交加、激动得不能自制地对迈克·艾宾大发雷霆。迈克·艾宾既愧疚又畏惧,哄了半天才把太太的怒气平息下来。

迈克·艾宾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心有余悸,当他向领导汇报台风消息时,脑海里突然闪过太太发怒的情景,便顺口调侃地向上级说:台风的形状正像我太太吉瑞琴发怒时的样子,然后又详细描述了一番台风的情况。上级觉得迈克·艾宾描述的即形象生动又新鲜有趣,便把迈克·艾宾发现的台风起名叫“吉瑞琴”,并把台风的消息向华盛顿打了报告,还发到各个报社和广播电台,声称一个叫“吉瑞琴”的台风正向佛罗里达敞露岸袭来。

以前气象台发布台风消息,很少会引起人们的关注,在报纸上也不会占很大的篇幅,如今“吉瑞琴”台风消息刚从广播和报纸上发布,就立刻引起了人们的兴趣,使人们对台风的关注度倍增,从而将预防台风工作做得很周全,将损失降到最低的限度。

气象台见人们对台风由冷漠到关注转变如此迅速,知道是“吉瑞琴”的女性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从那以后,再发布台风消息时,就会给台风起个好听的女性名字,让人们多多关注预防台风。后来,因为台风一直沿用女性名,引起一些女权主义者的严重不满,在她们干涉下,台风不再只用女性名,而有了更多名字,比如动物名、植物名,甚至地名等等。

但无论是什么名字,台风的破坏力还是很强,没有丝毫女性温柔,要做到早报告早预防,把危害降到最低限度,这才是我们最该注重的。

■微型小说

“扫码”风波

□ 肖春荣

原来做生意时积压了一些货底儿,我决定摆摊卖掉。和我摊位相邻的是一位卖菜的大爷,姓宋,今年78岁了,虽然有些驼背,但身体好着呢,干农活年轻人人体力都不及他。宋大爷自己开垦了几块菜地,吃不了就拿出来卖。

宋大爷农民出身,种地拿手,他种的蔬菜比年轻女还水灵,按说菜不愁卖,但奈何他没有智能手机,不能扫码收款,只收现金,便失去了一部分顾客。和宋大爷一起出摊几日,彼此熟悉了,一天宋大爷和我商量,他想让我用手机替他收款,我立马答应了,我有两个微信,一个微信收我的货款,另一个微信收宋大爷的菜金,每天收摊时再结算起来将现金给宋大爷。

上月,我要出差几日,下午不能出摊了,我提前跟宋大爷说:“您还是让您儿子将他的二维码打印一张,贴在摊前,有买菜的顾客,一扫二维码,钱就到您儿子手机上了,但是您注意了,每次扫码支付时,您可一定要看看对方手机支付的金额,别让人糊弄了。”

宋大爷说:“可不能扫我儿子的码,扫孙子的就更不行了。”听宋大爷这么一说,我明白了,他儿子、孙子都是不孝顺的人,钱若扫到了他们手机里,肯定肉包子打狗,老人家本来自己种菜就非常辛苦,卖的钱再有扫无扫,那还不如在家躺着休息呢。

说来也巧,有人给同学女儿说媒,说的正好是宋大爷的孙子,我劝同学多打听一下再决定见面与否,毕竟是女儿的终身大事,马虎不得。同学问我话里有话,便告知媒人晚几天再见。

昨天,我故意打探宋大爷:“您儿子平时给您生活费吗?”宋大爷笑着说:“儿子孝顺,一年给我好几万,钱我是花不了,但我当了一辈子农民,看到地荒了就心疼,总想种点啥,儿子儿媳拗不过我,只好妥协,但规定我只许种一小块,而且孙子还让我卖菜扫他的码,每次都加倍还我现金,我虽老但脑子灵光着呢,看得出来他是哄我开心,扫那以后,我不再扫他的码了。”

这宋大爷上次说话说一半儿,我差点以为他儿孙都不孝顺呢。我得赶紧告诉同学去,别坏了一段好姻缘。